

所有的温度都源自一种情感向度

□马步升

三册《洮州温度》在手，触目皆是温度。在夏季，哪怕是西北高地，也不缺温度。但是，首先必须把气温和温度分开。我这里说的是温度，不是以季节和气温升降的那种浓浓暖意。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暖意，让我在闷热的办公室里，在杂事纷繁的有限空闲里，读完了煌煌三册文集。三册文集，文体分别是小说、诗歌、散文。文体不同，表现温度的形式应该有所不同，而在这些不同的文体里，传扬的却是亘古的恒温：对未知的敬畏，对大地的迷恋，对生活的热爱。而有些情感因子，既是文学发生学的原动力，也是文学现在进行时的推动力。固然，这些作者都是临潭人，或者原生地大约都在临潭。谁人不说家乡好，生命的本初认知，会让一切热爱显得那么理所当然，或理直气壮。

洮州是曾经用过的地名，临潭是当下正在用的地名，老地名与新地名之间，其所辖范围并不完全重合。这些并不是文学一定要追究清楚的问题，洮州也好，临潭也好，总之，大致范围就是今天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吧。这是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境内高山巍峨、激流飞湍、雪山隐隐、林涛阵阵，站在农牧业的立场上，这里属于典型的高寒阴湿地区，而各种文体的作者，则大多出自这里的农舍或牧舍。无疑，在旅游观光者的眼里，这里是一个同时满足了诗和远方的存在，而生存在这里的人们，则必须经受生存的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考验。但是，诗意的诞生地并不全在香闺花丛中，正如漫山遍野的草木，其饱满坚韧的品质，正好拜寒雪苦雨所赐。临潭的写作者，正是一些把脚下当远方、把生活当成诗意的旁观者。他们感恩一切，阳光雨露为全知全能的上苍所赐，万物百谷是大地母亲的馈赠，而自己能够以人的姿态行走存活于天地之间，则是来自冥冥之中的特殊恩典。于是，他们以文字为传情达意的桥梁，膜拜天地自然的无私神性，颂扬人间烟火的人性温暖。神性与人性的无缝对接，与临潭构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情感共同体：天地无私，日月有德，我在其中，与有荣焉。因此，当情感向度确立以后，文学作品的底色也便由此奠定了，这便是温度，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浓浓暖意。

临潭这个地方，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魔力，客观地说，这里并没有多少足以让所有人一见钟情的无限风光，但好似人人自带风光，一经涉足这里，临潭便风光无限了，于此，一份缘便缔结起来了，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凝结并固化成为一种带有永远意味的缘。如果说，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钟爱临潭，还带有某种天然的乡土情结的话，那么，偶尔路过或流寓于此的人，同样会爱恋临潭，就需要给出说得过去的理由了。说到这里，温度一词，仍然是首选。远的不说，近几年，临潭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对口帮扶县，“文化润心，文学助力”，中国作协发挥自身的优势，多次组织知名作家前来临潭采风，并与当地作家广泛交流，在互动中，外来的作家获得了新的文学营养，写出了不少动人的篇章，本地作家开拓了自身的文学视野，创作能力大为提升，即便担负驻村帮扶任务的中国作协干部，在繁重艰苦的帮扶工作之余，也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丰收。陈涛博士挂职洮州沟村第一书记两年，写出了许多很有分量的散文，其中《生命中的二十四个月》，让无数人动容。此前的北乔并不写诗，他自称来到临潭，竟然学会了写诗。从出版的《临潭的潭》来看，这完全不像一个初次尝试写诗的人，在情感的张扬与节制之间，把握的是那样的恰切，甚至在诗歌形式的营造上，也是一个成熟诗人的风范。

任何人的情感都是有向度的，如果形诸于文字，其情感倾向会以无法掩饰的真相，跳跃于字里行间。临潭的本土写作者如是，外来的写作者莫不如是。如果一定要给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恐怕与临潭本身的文化基因有关。在长达千年的时光中，这里一直是内地与边地的交汇之地，商贸往来，旅行往来，长期的文化互渗，凝聚为文化互信和情感互通。传唱于西北大地的民歌“花儿”，甘肃洮州地区是其重要发源地，当年明王朝为了巩固边防，派遣大批江淮一带的军人来到临潭屯垦守边，以后，又有大量江淮移民定居于此，客籍军民带来了家乡的民歌，与本地的山歌经过长期融合，形成了“花儿”。有一首《路远哥》，至今仍被广泛传唱。“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你带得什么花儿来？我带得茉莉花儿来。”明朝第一代驻守临潭的将领是金朝兴，南京红丝挂人，他的部下也因此自称南京人。路远哥，是临潭本地人对南京人的爱称和尊称。路远哥，远路上的兄长。远路上的，土著的，来到临潭，便是兄弟相逢，这里便是兄弟共同的家。洮州温度从哪里来，从对待洮州的情感向度来。

临潭文学从高原走来

——序《洮州温度》 □北乔

天空的浩瀚，感悟人间的喜怒哀乐。这是文学的使命所在，也是临潭作家一直实践的创作理想。

在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战中，临潭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对口帮扶县。为此，中国作家协会本着“以文化润心，以文学提神”的帮扶宗旨，在派出扶贫干部、积极筹措帮扶资金的同时，着重开展“文化扶贫”。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文学》等报刊以及网络媒体，以纪实、散文、诗歌和图片等多种形式宣传临潭脱贫攻坚的做法与成绩，以及临潭极具魅力的旅游资源。《文艺报》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把文化扶贫做到实处，用两个专版集中展示了临潭本土作家的文学、摄影作品，进一步展现临潭人扑下身子抓扶贫、竭尽全力奔小康的精神风貌和走在幸福路上的欢笑。动员各方力量，支持扶贫助困，为脱贫提供智力支持。协调社会力量为临潭县各级学校、贫困村等筹集图书、学习用品、文体设施和衣服等帮扶物资。帮助50名语文老师进京到鲁迅文学院免费接受培训学习，为他们开拓视野，提升文化素养。动员数十名家倾情撰写反映临潭人文风情和旅游资源的散文诗歌，集结出版《爱与希望同行——作家笔下的临潭》。组织40多名临潭本土作者，开展“助力脱贫攻坚文学培训班”，让业余写作者向编辑学习，为大家相互交流写作提供了平台。现在，又帮助出版《洮州温度》，大视野地介绍临潭文学70年的成绩。

《洮州温度》的面世，是临潭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进一步了解临潭的一个重要窗口。希望临潭文学越来越好，希望文学给予我们更多的温暖和力量。

对我个人而言，来临潭挂职扶贫，竟然学会了写诗，并出版了诗集《临潭的潭》。从古典的意味与现代的想象之间走过，进入高原内部，将神秘与隐喻引领到字里行间，临潭而立，深入的潭映出生命行走的心灵之潭。以诗歌的方式较全面、深入地书写了临潭的人文地理和旅游资源。

我由衷地感谢临潭，感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人们相信，这里曾经是东海/海鸥的飞翔，拍打远古的传说//一个熟睡的少妇，月光的舌头游弋闪着幽光的肌肤，性感颤栗/地平线，微喘的唇线，飘忽的迷茫//焦土苍凉，激情过后的虚无，一块/无人问津的腊肉扔在山间/洁白的羊群，模拟浪花，血肉之躯，丢失水的性灵/牧民手中的皮鞭，枯萎的渔网，哟嘴里，尘土碎石掠过砂纸//只是小小的水塘，天空雨水的鸟儿/这是海的眼睛，大海留在高原的思念，这里通向遥远的大海/我们生活在大海的故乡/海眼，人们把悲凄放牧成想象//穿过青裸地，爬上山坡/土墙垮步履蹒跚，一汪水潭/是它的情愫，明亮的头颅/一只蓝色的兽，困在高原的群山之中，岁月的囚徒

——《海眼》摘自《临潭的潭》

我喜欢这首诗，这是我在高原临潭的某种感受，也能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临潭，了解临潭文学。让我们一起祝福临潭文学，祝贺临潭的作家诗人，向临潭人民致敬。

临潭文学的步履

□李一鸣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由中国作家协会扶持的作品集《洮州温度》(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出版发行，这是对临潭70年文学创作的集中梳理检拾，是中国作协对口帮扶工作的硕果展示，也是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交出的一份临潭文学答卷。

临潭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她拥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绚丽多彩的风光。早在远古时期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活，千百年来一直是西北汉藏聚合、农牧过渡，东西通达、南北联结的门户，历史上被视为北蔽河湟、西控番戎、东济陇右的边塞要地。肇始于唐、兴起于宋、繁盛于明、延展于清的“茶马互市”曾繁华一时；具有1700多年历史的牛头城遗址，600多年历史的洮州卫城，诉说着久远的沧桑；绝版的江淮遗风、雅丽的洮州刺绣，悠扬的洮州花儿，独特的民俗风情诠释着灿烂辉煌的洮州文明；治海冰图、采山玉笋、石门金锁、洮水流珠、迭山横雪、黑岭乔松、玉兔临风，无数胜景展示着临潭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这都为临潭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学素材。

临潭是一方文学的沃原。“沿村雪释欲成泥，晴日人扶陌上犁。最是微离先得气，树梢几处有莺啼。”“插门逐鸟映垂杨，布谷声中日正长。佳节好邀良友兴，一杯酒色地雄黄。”写出《临潭月令词》的清代诗人赵维仁，被顾颉刚先生标举为“诗才横溢，独来独往”。而“工诗善书，辩词纵横，精识强记”的陈钟秀，其《咏洮州八景诗》也不落窠臼，别有深意，“茫茫治海水平堤，万状冰图望眼迷。如是龙宫多妙手，故教呈出待人题”。其《洮州竹枝词》：“禾稼终年只一收，但逢秋早始无忧。夕阳明灭腰镰影，半是男儿半女流。”则充满对民情的描绘和对农人的关切

之情。新中国成立后，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用手中的笔讲述临潭故事，抒写时代风貌，取得不俗的成就，李城、扎西才让、李志勇、王小忠、丁颜、敏彦文、牧风、花盛、敏奇才、陈拓、唐亚琼等等，就是其中的翘楚。《洮州温度》收录的临潭籍作家有70多位，其中省作协会员近30位，对一个县来讲确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他们不少人正是通过文学创作改变了工作和生活环境，走向更为宽阔的世界。有的则长期在临潭工作，如敏奇才和花盛，既创作又编辑，默默无闻地耕耘着临潭文学大地。敏奇才创作的突出特征是忧患意识，他在文字中将个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将思想精神与一些被忽略的生灵融为一体，将那些即将消失或被遗忘的乡村图景真实再现与还原，使生命图景在心灵疆土上不断呈现。花盛的诗歌则以青藏高原为背景，抒写了雪域甘南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人文精神和浓郁的故土情怀，给人以痛感，给人温暖，又启人沉思。临潭作家们既书写心中的梦想，恰如甘南的阳光、和风和风、细雨、飞鸟、青草，天然而透明，多形又绚烂，又以向下、向内的姿态，诉说对低处生命的理解与追求、敬畏与好奇。那是眼中的风景，那是心中的感动，那更是笔下创造的世界。

临潭集聚着中国作家协会的感情。1998年，经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甘肃省临潭县被列为中国作协对口帮扶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多年来，中国作协高度重视做好对口扶贫工作，用心用情用

力对口帮扶。钱小芊、吉狄马加、陈崎嵘、李敬泽、阎晶明、吴义勤等党组书记处同志先后到临潭县进行调研，现场指导扶贫工作。特别是2018年5月、2019年6月，钱小芊书记两次赴临潭进行扶贫调研，现场指导，受到当地干部群众欢迎。中国作协选派了陈涛、朱钢、张宽三位优秀干部先后赴临潭县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和洮州镇洮州村第一书记。挂职期间，他们克服家庭困难以及高原气候条件给工作生活带来的不便，坚守岗位，认真履职，深入调研，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脱贫攻坚作出积极贡献，得到省、州、县、镇、村干部群众的称赞。中国作协还认真设计和落实若干帮扶项目，特别是2018、2019年，中国作协集结出版了《爱与希望同行——作家笔下的临潭》一书，《文艺报》开设专版推介临潭文学创作成就；在鲁迅文学院举办了临潭县中小学语文教师和基层文化干部暑期文学培训班；为临潭县图书馆和有关单位捐赠数百万元图书；对口拨付几百万元扶贫资金，用于加强临潭县文体设施建设、基层文学阵地建设，改善临潭县洮州镇民生环境，让更多贫困群众享受更好的社会资源。中国作协还组织著名作家到临潭开设面向公众的公益大讲堂，并深入临潭一线采访创作，协调旅游专家对临潭旅游工作进行规划指导，加强对扶贫题材文学作品的扶持力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临潭的支持，尽心尽力推进临潭的脱贫攻坚。这套3卷本《洮州温度——临潭文学70年》，也传递着中国作协的温度、中国作家的心跳。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作协的帮助指导下，临潭文学必将走出一条更加宽阔的大道。

临潭位于高原，居于偏远，文学的温度却始终高企不落。以作家、诗人的人口比率而论，临潭是强县，以在大报大刊的发表频率、数量而论，以作品本身的质量而论，临潭则足称文学强市，是西北文学地图上，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的文学重镇。

——李宏伟(作家出版社，《临潭文学70年·洮州温度》责编)



《洮州温度》对临潭70年来的文学作了一个小结。对于临潭文学，自然是一件大事。借此梳理和综述临潭文学，也相当有必要。

基本判断是，就一个县而言，临潭文学有理由值得自豪。临潭古称洮州，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千百年来一直是陇右汉藏聚合、农牧过渡，东进西出、南联北往的门户，被史家称为北蔽河湟、西控番戎、东济陇右的边塞要地，是唐蕃古道的要冲地区，史称“进藏门户”，是始于宋、兴于明、止于清的有名“茶马互市”。临潭县总面积1557.68平方公里，境内属高山丘陵地带，海拔在2209—3926米之间，平均海拔2825米。全县辖16个乡镇(镇)、141个行政村，总人口近16万人，有汉族、回族、藏族、蒙古族等10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6%。临潭处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离西藏最近的雪域高原。明代西征将军沐英并屯边军民，江淮之风得以在异域流传。农区与牧区、藏区与汉区结合部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形成了多民族互动的互动。高原、大山和无边的草场，辽阔之中，也会让人感到孤独。江淮遗风的长久滋润，使得这里的人们粗犷而不失纤细，豪爽里温婉之风习习。

临潭作家群中的作家，基本上都还生活在高原，创作极富高原原性。他们将心灵的成长、文学的行走与地域文化精神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文学不是事业，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是自在绽放的格桑花，是大雪纷飞时的一盏心灯。这是其独特之处。李城、李志勇、扎西才让、王小忠、丁颜、敏彦文、牧风、花盛、敏奇才、陈拓、彭世华、薛平、唐亚琼、葛峡峰、禄晓凤等作家、诗人，近年来，对大报大刊攻城掠地，四处斩获各类奖项。他们是临潭人，作品中的临潭气质从未消失。他们都在生活的第一现场，与生活对话，与世界倾诉，作品的生活气息浓郁，文化质感浓烈，生活的诗性与自然的诗意得到较好的交融。

特殊且丰富的自然地理、地域文化，饱受多民族风情浸染，是临潭文学创作独特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临潭的作家、诗人对这些资源的运用具有高度自觉性和表达的文学性。他们扎根生活，让文学真正接地气。以小镇为叙事场域，是他们不少人的选择，小说散文如此，诗歌也是如此。

在生活和文化中，小镇的确是带有众多明示和隐喻之地。可以说，真正了解了乡镇，就能感知当代中国。在乡村人眼中，小镇是城市；在城里人看来，小镇属于乡下。应该说，小镇处于乡村和城市之间，既拥城市属性的双重属性，又被城乡排挤在外。或许小镇是乡村到城市的过渡地带，这样的表述更为恰当。这与临潭的处境十分贴合，临潭就是处于平原与高原的过渡区。过渡也意味着交汇。小镇如此，临潭也是如此。对于创作而言，以小镇为承载地，既可以与乡村紧密相连，又能倾听城市的脚步。时下，农村正走在小康路上，城市向原生态回望，小镇是双方的聚焦点。临潭作家几乎人人都在文学中守住小镇，这在其他地域性作家群中是不多见的。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早已离开了乡镇，有的还离开了临潭，但心灵和作品依然与小镇拥抱在一起，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时常会回到自己儿时的乡村或者翻进大山走村入户。他们没有认为这是在体验生活，而是源于内心本真的渴望。

始终潜藏在生活之中，创作如同血液的流动，这使得临潭作家能够抵近朴实之美，又自然地书写出临潭某些隐

弘扬洮州优秀传统文化传统

□高晓东

杨永红

促进临潭文化的繁荣发展

临潭，古称洮州，地处祖国大西北甘肃南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会处，是一个汉、回、藏、蒙古等多民族聚居的县。临潭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从仰光文化时期(约公元前5000年)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西晋置洮阳县，为建县之始。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改名为临潭县。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既经历了烽火迭起、兵戎相见、金戈铁马、建制多变的纷繁岁月，又创造了民族融合、商贸云集、商贸繁荣、茶马互市的独特历史，更创造了先进的农耕文化、特色地域文化和独特的民俗文化，保留了绝版的江淮遗风和淳朴的民俗风情。

临潭历史文化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磨沟仰韶文化遗址，是目前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发现的最早有人类活动的遗址。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辛甸文化遗址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名胜古迹方面，有西晋吐谷浑所筑古战牛头城遗址、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纪念馆，独具特色的宋金时期的古墓葬。临潭县既有绚丽多彩的旅游资源，也有闻名遐迩的人文景观。冶力关大景区闻名海内外，有国家级森林公园黄捻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莲花山以及赤壁幽谷、天池冶海、冶木峡、中国第一卧佛等景观。此外，还有全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城堡“洮州卫城”，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遍布临潭各地的“龙神庙会文化”，洮州李氏家姓文化和遗留的诸多古堡寨、烽墩和边墙及源远流长的江淮遗风等独具魅力的人文景观和洮州民俗风情。

临潭既有丰富厚重的地域文化，也有辉煌灿烂的文学奇葩。有先民从江淮带来的先进农耕文化，近代先后出现了赵维仁、陈钟秀、马景山等一批诗词书画名家，曾创作了令人称诵至今的诗词，他们的诗词立意深远、大气磅礴，进而催生了灿烂的文学奇葩，孕育了如海洪涛、李城、陈拓、扎西才让、敏彦文、牧风、王小忠、陆剑民等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他们虽然离开了临潭，但依然叙写这片土地上的人和故事。尤其是牧风(赵凌宏)，身离临潭，但心灵一直与故乡相连，并在文学上回望和积淀乡愁。敏奇才、花盛、敏洮舟、丁颜、夏世龙等一大批现代作家和艺术家仍扎根于临潭这片文艺富矿，创作出了不菲的成就。可以说，临潭是一片有着深厚文学底蕴的沃土，也是有着广阔文学发展前景的地域。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贴近乡土，享受自然、感受生活、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激励人生，以此来创作出大美之作，用纸上华章见证时代风流人物，歌唱临潭的山水美景。一大批文艺青年更是崭露头角，如黑小白、赵倩、梦忆、丁海龙，他们用激情和浓彩的笔墨，把临潭淳朴独特的民俗风情、独有的历史文化、众多的人文景观、绝版的江淮遗风、得天独厚的旅游文化资源等作为创作源泉，以此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如作家李城的长篇小说《最后的伏羲》、扎西才让的诗集《桑多河畔》、王小忠的散文集《静静守望太阳神——行走甘南》等在全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有多人加入了国家级和省级协会，并获得了省级以上有关文艺大奖，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临潭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近年来，临潭县注重挖掘和宣传临潭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旅游文化，推进了临潭文化的繁荣发展。多措并举推进文化扶贫，在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上下了很大功夫，真正能够成为有助于推动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强大精神推动力。相继组织开展了“西部花儿大奖赛”、“翰墨洮州”书画创作笔会、改革开放40周年诗词书画展、“千台大戏送农村”、“四下乡”等活动；连续表彰奖励了三届“中国梦·最美临潭人物”；创排了歌舞剧《洮州情画》《洮州麻娘娘传说》《印象冶力关》；出版发行了诗文集《洮州记忆》、北乔诗集《临潭的潭》、敏奇才散文集《从农村的冬天走到冬天》、花盛诗集《低处的春天》《那些云朵》等文学作品集；记录抢救了羊沙沙秋峪村“纸马舞”等非遗传项目；修缮了洮州卫城、羊永墓群等。

中国作家协会对口帮扶临潭以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加大文化扶贫工作的力度。把中国作协优势与临潭短板有机结合，以“文化润心，文学助力”为主攻方向，在帮扶临潭脱贫攻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先后选派了4名干部挂职临潭，组织开办了“助力脱贫攻坚文学培训班”，帮助临潭文学爱好者提高创作能力，着力书写“脱贫攻坚”故事。加强临潭县乡村文体设施建设，中小学语文教师在京进修培训，基层文化扶持和下乡图书馆及农家书屋建设。组织国内作家深入临潭采访采风，集结出版了文学作品集《爱与希望同行——作家笔下的临潭》，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反响。作家北乔挂职临潭以来，不但踏遍了临潭的千山万水，写出了一系列的大美诗文，还出版了诗集《临潭的潭》，主编了三卷本文学作品集《洮州温度》，对临潭70年的文学进行全面梳理和集中展现，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